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韓詩外傳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執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尚已至孔子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適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屬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二詩並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醇子汝修篤學嗜詩適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錄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亦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目錄

卷一 二十九則

卷二 三十四則

卷三 三十九則

卷四 三十三則

卷五 三十二則

卷六 二十七則

卷七 二十八則

卷八 三十五則

卷九 二十七則

卷十 二十五則

韓詩外傳卷一

漢燕人韓嬰著

宜黃黃錫援校

曾子仕於魯得粟二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璫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沍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矣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矣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丑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丑知之矣抽絺絺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絺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脩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墮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

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阮窮而不憚榮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次以蒿草蓬戶墜牖楠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植冠敝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重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遵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言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皜皜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如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惓惓於羣小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鶴震馬鳴及保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一親之書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各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多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曰宮女緘經而

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矣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耆年鬻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垂天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闡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曰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曰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噞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岫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變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令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久視而無

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土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礪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礪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礪仁者也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礪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下隨介子推原憲鮑焦素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礪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僅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擊拊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與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與廉毀然且弗舍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

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蒹葭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儻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儻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猶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若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儻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儻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徠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鬬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馬兄往視之道畏而死

越兵威者吳也凡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二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大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中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誤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浸深又賴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雪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雪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信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

貴民饑道有死人冠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董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臺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荦淺未必撼也飄風興暴雨隆則撼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貴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興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偷少衰矣馬知後有興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興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

轡如組兩駟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諧人君子亦諧人乎顏淵退俄而覿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輒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然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駟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大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定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五將與子分固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故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其可回矣且兵推之曲兵鉤之屢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明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鎖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

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遽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召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鄭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楊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義不可失也嘆乎其廉不可剌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高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其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為

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輒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事輒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昔者桀為酒也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下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噓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蔡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子首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鰾啄君黍梁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矣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止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

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
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褻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
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
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
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新於韞苴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民者指車百乘觴於韞苴之上子路夾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
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
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
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新於韞苴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苴之上由
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
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
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鴉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邪
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
反以暴教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慧者不
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好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
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者言而宜人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頰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言以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正當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山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群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乎群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遵遵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畀攝貪利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則幼之以師友怠慢操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

親結其禍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人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三

傳曰昔者舜甌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盥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黽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眾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道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蒞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群臣皆患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伐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群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蒞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已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若不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數三剛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問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之翟璜愕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傳吾進趙倉民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曰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璜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也未及修禮故脩禮者王為政